

用层层叠叠的爆竹作为推进装置的飞行器。爆竹推进装置虽然和300年后的登月火箭相差很远，但至少想法上有些接近了。

中国人很早就对月球进行了各种文化创作。嫦娥奔月的故事流传千年。到了清朝末年，中国人开始用科学的视角来看待月球。

1903年，鲁迅把凡尔纳的《从地球到月球》从日文转译成中文，取名《月界旅行》，并在《月界旅行·辨言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导中国人群以进行，必自科学小说始。”

这本科幻小说的确点亮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界。1904年，一位署名“荒江钓叟”的中国人在《绣像小说》上连载章回体小说《月球殖民地小说》，讲述湖南人龙孟华搭乘“气球”寻觅妻儿，先在地球上找到妻子，又在凤飞崖找回曾经登月的儿子龙必大，全家最终团聚。可惜，这部小说在发表35回，约13万字后，没有完结。即便如此，《月球殖民地小说》是目前可以查到最早的中国原创科幻小说。

1905年，中国才有了第一部完整的科幻小说——发表在清末文学刊物《小说林》上的《新法螺先生谭》，作者是徐念慈。小说主人公新法螺先生被一阵“宇宙大风”吹得灵肉分离，灵魂游历到了月球、金星等地，最后又回到地球。

不知徐念慈在创作这一科幻小说前，是否阅读过18世纪瑞典科学家艾曼纽·史威登堡的《灵界见闻录》。史威登堡被誉为凌驾亚里斯多德、达尔文的“北欧巨人”，晚年却放下科学研究而写下一本记录自己灵魂出窍、遨游灵界的科幻小说，依次讲述他在水星、木星、火星、土星、金星、月球，以及太阳系外恒星的所见所闻。从创作构思上说，《新法螺先生谭》和《灵界见闻录》不谋而合。

## 硬科幻崛起

在科幻小说界，以科学技术为重点的被称为“硬科幻”，相关的登月内容也更有前瞻性。

例如，凡尔纳的《从地球到月球》被视作提前104年预见阿波罗计划的成功。小说内容和后来的阿波罗11号相比，发射的地点都是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，宇航员都是三人。

凡尔纳的《从地球到月球》。



《“太空漫游”四部曲》。

连飞行器的形状和速度也惊人地相似：形状都是炮弹形，小说里的速度为36000英尺/秒，而现实为35533英尺/秒，这使得飞行所用时间有所不同：小说为97小时13分20秒，而实际为103小时30分，最后返回地球坠入大海的地点，小说与现实也只相差几十公里而已。

要知道，凡尔纳写这部小说的时候，飞机和汽车还没有发明，冥王星和银河系还没有被观察到，甚至连一张详细的月面地图都没有。而凡尔纳只是一个文科生，拿到的是法学学士学位，却可以在37岁时如此精准地计算出如何把人送到月球上去，不得不叫人佩服！

当然，凡尔纳小说里还有许多不合理的猜想——比如光的速度还不如电，月球表面有空气，最不科学的地方就是那门哥伦比亚大炮了。书中写大炮长270米。但物理学家经过重新计算，要使炮弹达到脱离地球引力的第一宇宙速度7.8米/秒，炮管要20千米长才行！

在现代科幻“三巨头”中，英国作家亚瑟·克拉克的小说最为“硬科幻”。克拉克早在1945年就在自己的科幻小说中提出利用同步卫星实现全球通信的设想。由于他的这一前瞻性预见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赤道上空同步卫星轨道命名为“克拉克轨道”。

1968年，51岁的克拉克与40岁的美国导演斯坦利·库布里克共同构思《2001：太空漫游》的小说和剧本，在科幻电影和小说界都是里程碑式的杰作。

《2001：太空漫游》小说发表一年后人类正式登月，随后不断验证着克拉克的这部作品有多“神”——小说中，弗洛